

第二十七章 驚聞北國言君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範閑不及解釋，笑著命令道：“我說，你記。”他此時來不及磨墨，隨手揀了隻鵝毛筆，蘸了些硯台裏剩的墨汁，遞給了妹妹，然後緊閉雙眼，開始回憶皇宮裏麵那些複雜的宮院分布和道路走向。

範若若越寫臉越白，範閑因為記憶耗神，臉也越來越白，兄妹二人倒變成了兩個大白臉。好不容易將皇宮裏的路線圖畫了個七七八八，範若若終於忍不住低聲叫了出來“哥哥，你知不知道，這是謀逆的大罪。”

範閑放出了下來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半天沒有說話。今天花了半天的時間在宮裏，既要與那些貴人們說話閑聊，又要記住繁複的道路，最後還和長公主精神交鋒了半晌，實在是太過耗損心神，一時緩不過來勁。

慶律他自然熟悉，也知道皇宮是絕對不允許畫圖的建築，這是為了防止有人想偷偷摸進皇宮做那些大逆不道的事情。而範閑需要這張圖，因為他已經定好了計劃，而在這個計劃之中，那個夜晚，應該是自己偷偷潛入皇宮去找鑰匙。

他可以向林婉兒打探皇宮裏的道路，但那樣太冒險，而且宮中主子行走的道路，和範閑用心計劃的道路又完全是兩個概念，即便是五竹告訴自己都不行像那些假山後的藏身處，花叢中的視盲點，如果不是自己親身走一道，根本不可能像今天這樣，做出自己非常滿意的地圖。

範閑站起牙來，走到桌邊拿起妹妹畫的圖，發現雖然匆忙，但妹妹的筆法依然一絲不苟，不由高興地拍了拍妹妹的腦袋，說道：“事情成了。請你去一石居吃海味。”

範若若生氣了，一把將地圖搶了回來，說道：“還事情成了？什麼事情成了！你知道不知道這是多麼大的事情？不行，我要告訴父親去。”

範閑苦笑了一下，心想帝權不可使侵犯這個概念果然深入人心，當然他也明白，妹妹主要是擔心自己的安全和閹府子弟，如果被人知道自己和畫皇官地圖，隻怕以範府與皇家的情份，也會慘得非常厲害。

“放心吧。我呆會兒歇歇，馬上就把這圖背下來，然後燒掉，沒有人會知道的。”範閑笑著安慰著妹妹。

範若若急的淚水在眼眶裏打轉：“你為什麼要畫這圖？”

範閑歎了一口氣。低頭嚴肅望著妹妹的雙眼，一字一句說道：“因為皇宮裏有我想要的東西。”

“你要去皇宮偷...？”範若若驚訝地想要尖叫，趕緊掩住自己的嘴。

範閑認真說道：“不錯。但不是偷，因為那件東西，本來就是我的。”

範若若從震驚情緒裏擺脫出來，馬上回覆了平日的冷靜與聰慧，判斷出了事情的真相，壓低了微抖的聲音說道：“是不是和...葉姨有關第的？”

範閑笑了笑，說道：“這事須瞞不得你。”很簡單的幾個字，卻飽含了兄妹二人間相知相信的情愫。他接著微笑說道：“不妨事的，你哥哥是什麼人？拳打七歲小孩兒，腳踢七旬老翁。站在亂墳崗上吼一聲。不服我的站出來，結果硬是沒一個人敢吭氣。哈哈。”

若若有些艱難地笑了笑，覺得哥哥這笑話真的很不好笑，依然是憂心忡忡，卻知道範閑是個外表漂亮溫和，但實際上心神格外堅硬冰冷的人，說也說不動，隻好由他去，自己天天在家中祈禱罷了。

“其實我很自私。”範閑看她眉梢的憂愁，忽然平靜自省道：“每當有什麼我一個人極難承擔的事情，我都願意告訴你，表麵是信任，實際上或許隻是想找個人分享壓力。但卻總沒有想到，其實這種壓力對於你來說，是一種更大的痛苦，至少我還有你可以傾述，你又能像誰說去呢？比如我的母親是葉家的女主，比如我馬上要去皇宮偷東西。”

若若略帶一絲愁苦看了他一眼：“信任與壓力，兩相抵銷，我還是歡喜哥哥不瞞著我。”

談判仍然在進行，重新劃界的工作進行的十分艱難，本來在範閑遞上去的分析案宗支持下，慶國鴻臚寺具體負責談判的官員異常強硬，有幾次都險些逼著北齊使團在文書上畫押，但不知為什麼，也許是北齊國內發生了什麼事情，北齊的使團一直厚顏無恥甚至是歇斯底理地拖著，似乎是想等待著什麼。

這種陰謀的味道，馬上被經驗豐富的鴻臚寺少卿辛其物嗅了出來。這天下午，一場毫無進展的談判結束之後，他捧著一個小茶壺，看了範閑一眼，示意他跟自己出來。一路之上都有官員向這兩位正副使行禮致意，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個清靜點兒地方，辛少卿有些疲倦在歎了一口氣說道：“範大人，你有沒有覺得什麼事情有些異常？”

對於此決談判，範閑雖然抱持著觀摩學習加鍍金的正確態度，但畢竟從興至尾都在參與，範閑也覺得覺得頭齊使團的態度變化有些奇怪。但如果說對近增加了什麼可以倚仗的籌碼，那此時也應該擺出來了，斷不至於還在談判桌上幾近無賴般的拖著。

他想了想，忽然眉頭皺了起來：“隻怕北齊現在正在想辦法獲得某些籌碼，以方便用在談判桌上。”

辛少卿看著他，點了點頭：“我也是這般想的，所以今晚我會入宮麵見聖上，請聖上頒旨，令檢察院四處協助鴻臚寺工作，不找出北齊方麵究竟在想什麼，我還真有些不放心。”

範閑靠在欄杆了，眯眼沉思，心想北齊在想獲得什麼東西呢？毫無道理的，他腦中靈光一現，想到了監察院設置在北齊的間諜網，想到了那位北齊不已經潛伏了四年的言冰雲言公子。

不知道他在想什麼。辛少卿和聲說道：“我今夜入宮，但畢竟走明麵上獲取的東西比較少。範副使，此時你不能再藏拙了。”

範閑苦笑，心想對方肯定以為上次的卷宗是父親的暗中力量幫助獲得的，但天知曉、父親暗中替皇上打理的那些力量，連自己都從來沒有接觸過。不過想了想，他覺得確實需要去問一下，至少要保證言冰雲在北齊方麵的安全。

當天夜裏，在那個隱秘的小院之中。範閑召來了王啟年，對他講述了自己與辛少卿的擔憂。王啟年的臉色反應讓範閑有些不祥的預兆。

“院裏已經有八天沒有接到烏鴉的請安了。”王啟年的眉頭皺得極緊。

“這種消息應該不是你這個層級能知道的。”範閑笑著搖了搖頭，“不過我也不去問你怎麼知道，我隻是想通過你提醒一下院裏，讓北齊那邊注意一下安全。”

王啟年插了搖頭：“都是單線關係，如果斷了，很難再續回來。何況言公子身為北齊密諜總頭目，如果他都出事，再關係也於事無補。”

“無論如何，要提醒他注意安全。”範閑的眼裏時過一絲寒色，他不喜歡因為國家的利蓋而放棄任何一個人，尤其是那位言冰雲，身為高官之子，潛伏四年，犧牲良多。如今的範閑早已經將自己視作慶國的一份子。監察院的一份子，自然而然的，對於未曾謀麵的言冰雲。有一種敬畏。

範閑想另外一件事情。平靜地望著王啟年：“我有一項任務，不過不能經過院裏。我希望可以尋求你的幫助。”

王啟年有些糊塗地看著大人。

“不能匯報給陳院長知道。”範閑的語氣很平靜，但王啟年能聽出來裏麵夾雜的寒意。

“是。”這個字出口，王啟年就知道自己已經將身家性命，全部押在這個看似溫柔，實則心狠手辣的年輕大人身上。至於院裏，陳院長隻是吩咐自己全部聽範大人的，並沒有交待別的事情。

...

當天晚上，不幸的消息終於得到了確隊，慶國監察院四處架構在北齊的密諜網絡很幸運地保存了絕大部分，但是令所看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身為密諜頭目的言冰雲，卻在北齊上京的綢緞莊裏，被北齊大內高手們生擒！

對於此類事件而言，一般是由下層打開突破口，然後往上追溯，極少出現這種一舉抓獲諜網最高階層的事情。出現這種情況，隻有一種可能，那就是慶國內部高層，有人裏通外國。

言冰雲被抓的消息當然不可能散播開去，那樣雖然會對慶國的聲望造成一定的打擊，但更加不符合北齊的利益，北齊是需要用這樣一個頭目來換取相應的利益，不僅僅是要打擊敵國士氣而已。

而對於慶國官場來說，監察院四處主辦言若海大人的長公子，四年前就已經死了，沒有人知道，他是被朝廷派遣去了北齊。

這幾天裏，知道這件事情的所有人都沒有睡好覺。

鴻臚室最隱秘的房間中，辛少卿閉著雙眼，將手中的那張紙遞給了範閑。範閑接過來一看，是一幅畫，畫上是一片薄雲縹緲，行於冰原高空之上。這張紙是今天談判的時候，北齊方麵使團裏一個不起眼的人特，暗中遞到辛少卿的手中，當時那個人臉上的神色，差點兒惹得辛少卿抽出侍衛的劍砍將過去。

畫中隱有冰雲二字，看來北齊的使團也已經得到了這個消息，準備開價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